

## 李弟兄与马丁华特的交通

祷告：父啊，为着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成功了救赎，我们何等感谢你！你儿子耶稣的血将我们带到你面前，也带到基督身体的交通中。为着你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我们赞美你。父啊，为着我们能有这段交通的时间，我们也感谢你。愿这段交通的时间满了你的同在，有助于你在地上的行动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使我们能在你的灵里，从你说话，在爱里交通。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，用你的灵卖抹我们，使我们能在你里面有真正的交通。主，我们取用你得胜之血的遮盖，使我们享受你的同在。我们在亲爱的主耶稣的名里祷告。阿们。

### 我们与所有真信徒敞开交通

我们爱主，爱所有的信徒，爱全人类。我们的心向信徒和不信者都是敞开的，因为我们的负担是要将福音，就是真理，陈明给全人类。（提前二4，弗一13。）我们渴望服事主和祂的子民。因此，向着一切诚挚渴望与我们在基督里有交通的信徒，我们都是敞开的。他们若视我们同为在基督里的弟兄，我们很愿意在爱里，就着我们教训、实行的细节，与他们有彻底、敞开、透明的交通。我们的工作中没有什么隐藏的事。我们愿意在彼此相顾、并在主里相爱与容忍的原则里，与他们来在一起。我们乐意一再与他们会面，针对基要真理的事，花工夫澄清我们身为基督徒的背景以及神学的立场，并仰望主带领我们。

我已经告诉众地方召会中的圣徒，就算我们在一些道理上不赞同某些基督徒，也该避免与他们辩论、争论。我们与他们交通时，不应该有好争论的灵。我们不该争吵，乃该平和、温和的对待他们。主所给我们的托付，不是要破坏其他基督徒团体的事工，乃是要为着主的见证站住。我们作一切事，都必须在灵里。以弗所六章十二节说，‘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黑暗世界的、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。’在血肉之人背后，乃是魔鬼那抵挡神定旨的邪恶势力。因此，我们的摔跤，我们的争战，必定不是抵挡人，乃是抵挡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。虽然我们 must 争战抵挡撒但和空中邪恶的权势，但我们绝不可争战抵挡人，甚至不可抵挡那些反对我们的人。我们对所有的人，包括反对我们的人，都必须有爱与谦和。

我们从主领受主要的负担，不是要与同作信徒的人在道理上争辩，而是要供应真理给他们。在我们的话语职事里，我们必须对主忠信，释放祂所给我们的负担。然而，我们尽职说话，卸出主的负担时，有些人可能误解我们的教训。一面，我们该尽力，尽可能将我们的教训陈明清楚，好避免在人的心思里造成误解。另一面，基督徒若想要确认我们的教训是否合乎圣经，他们该读我们的出版品。他们该彻底研究我们的著作，以圣经为标准，仔细衡量我们书上的每一点。我们不同意公会，因为我们相信照着圣经，公会是基督身体上的分裂。（启三 8。）然而，这不该阻碍我们与在公会聚会的信徒交通。某些基督徒错误的指控我们狭隘、排外，说我们好像闭关弟兄会不接纳加入公会的基督徒。但我们与闭关弟兄会不同，我们敞开接纳所有在基督里的真信徒。只要一个人是真正的基督徒，有新约基要的信仰，接受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救主，没有与罪或拜偶像牵连，无论他来自什么公会背景，在道理或作法上与我们有多大的不同，我们都认他是基督里亲爱的弟兄。

虽然别的信徒在蒙头、洗脚、守口等实行上，可能与我们的看法不同，我们仍接纳他们同作信徒。这证明我们不分门结党，乃是真正宽大接纳所有的真基督徒。所有基督徒都有自由参加我们的召会聚会，也可以在会中说话。我们弃绝一切的规条，就是仪文、形式，以及生活和敬拜的作法；这些作法造成了仇恨和分裂。（弗二 15。）基督徒当中几乎每一个分裂都是持守不同规条的结果。为了保守基督身体的一，我们在聚会中放弃规条，将我们的讲说聚焦在三件紧要的事上：救赎、基督作生命、以及召会作祂的身体。只要一个人照着圣经中的神圣启示讲说这三件事，我们就接受他的说话。

## 众地方召会在中国以及美国的历史

### 主在中国行动的转弯

一九〇〇年，中国满清煽动义和团杀害基督徒。在这场所谓的拳匪之乱中，许多西教士以及大批中国信徒殉道。这场逼迫使得西方世界的圣徒为主在中国的行动祷告。我们相信主答应了那些祷告，因而在拳匪之乱后，在中国信徒中间兴起了一些有能力的传福音者。拳匪之乱后，中国的政治、文化起了巨变。首先，中国人变得比较接受西方文化；其次，清朝在一九一一年被推翻，民国兴起。这些虽然都是环境上的改变，无疑的却也是主在中国行动往前的因素。在一九〇〇年代初期，俄国布尔什维克派人士(Bolsheviks)打发共产党员来给中国青年人灌输思想。

当共产党员在中国新一代学生当中作工时，主也在作工。虽然有些学生被共产主义得着，但因着一些本地传道人传福音非常有能力，所以许多大学生被主得着。其中一个学生就是倪柝声，当时他在福州的三一书院读书。倪柝声在一九〇三年生于中国南方，长于一个基督教家庭，于一九二〇年十七岁时成为基督徒。

## 站在其他信徒的肩上

倪柝声弟兄虽然不曾广泛游历西方世界，却借由阅读许多基督徒的著作，得以认识西方的基督教。倪弟兄年轻时，从一位名叫和受恩(Margaret. E. Barber)的姐妹得着极大的帮助，她是圣公会差到中国来的传教士。她被诬告，被召回英国，后来为主所表白。之后，主给她负担回到中国。她回来时不是受任何差会所差派，而是凭信前来，定居在一个名叫罗星塔的小镇，离倪柝声弟兄的家乡很近。倪弟兄得救后不久，就接触到和教士，和教士在主里很深。他借着和教士认识了潘汤(D. M. Panton)、郭维德(Robert Govett)、彭伯(G. H. Pember)、宾路易师母(Jessie Penn-Lewis)、史百克(T. Austin-Sparks)以及其他人的书。

倪弟兄不仅爱主、爱圣经，也是一个爱读属灵书报的人。在他尽职的初期，他将收入的三分之一花在个人的需要上，三分之一为着帮助他人，其余的三分之一为着买书。他和伦敦几家二手书店有约定，书店什么时候取得他预订的书，就自动寄来。在一九三〇年以前，他就已经收集了超过三千本第一世纪起基督徒的经典著作，包括论到召会历史的书、杰出基督徒的传记和自传、以及属灵作者的中心信息和解经书。经由阅读这些书报，他从历世历代知名作者的著作中获得关乎圣经的要点，这些作者包括教父、改教者、摩尔维亚弟兄们、循道主义者和弟兄会的人。他也在他的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中将这些要点实行出来。倪弟兄和我都是在英语专科学校受教育；因此，我们能读英文书，并将其译成中文。借着阅读顶尖的经典基督徒书报，我们对召会历史和西方世界的基督教有了认识。我们想要成立一座图书馆，里面收藏从第一世纪直到现今所有的经典书籍。我们会读这些书，好记录其中对于三一神、基督的身位、和因信称义等重要主题的说法。

## 圣经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

我们为着像马礼逊(Robert Morrison)和戴德生(Hudson Taylor)这样的西教士感谢主，他们给中国带来三样宝贝：主的名(就是主自己)、福音'以及圣经。我们得救，是借着他们所传的福音，论到基督宝贵的身位和救赎的工作。我们虽然是属世的年轻人，却没有被政治运动得着，而是被主得着。因为我们完全被主夺取，我们是日夜都在读圣经。当主兴起我们时，我们这些有想法的年轻人开始看见圣经与传统基督教有许多出入。我们以圣经为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，凡按照圣经的我们都接受，一切不按照圣经的我们都拒绝。

## 与倪弟兄初次接触

我母亲的外祖父是南浸信会教友。受了他的影响，母亲就读于美国南浸信会差会所办的学校，十六岁就受了浸。我母亲在嫁给不是基督徒的父亲之后，生了几个儿女。我在一九〇五年出生。她介绍我到烟台的浸信会。我在烟台南浸信会的中文小学就读，也到美国长老会所办的英文专科学校读书。一九二五年四月的一个下午，借着汪佩真姐妹的传讲，我听见了福音，迈见主并且得救了。这给我的人生带来剧烈的转变。当时我这个年轻人，对自己的前途非常有雄心。但那个下午我得救之后，就在我走回家时，主呼召我放下前途，服事祂，终生为祂传扬福音。

从那天起，我就爱主、爱圣经。我尽可能的收集许多讲论圣经的书。正当我努力要彻底明白圣经的时候，我的家乡出现了一份基督徒刊物，名叫'晨星报'。那分刊物中，我能取得的我都读了，对倪柝声所写的文章印象特别深刻。因为在论到圣经真理的文章中，他所写的是最杰出的，我就想像他是个年长的基督徒教师。但他其实是个年轻人，只比我大两岁。我开始与倪弟兄通信，请教他什么书最能帮助人明白圣经。他回信说，照他的认识，最能帮助人明白圣经的，就是弟兄会的大教师达秘(John Nelson Darby)所写的'圣经略解'(The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)。八年后，倪弟兄把这套书，以及阿福德(Henry Alford)的'给英语读者的新约'(The New Testament for English Readers)送给我作礼物。

一九三一年九月，倪弟兄要在上海开特会。那时我与他通信，报名参加那场特会。然而，时值日本入侵东北，很靠近烟台，别人建议我不要参加特会，我也被迫取消行程。一九三二年春天，我已经离开了中华自立会，但他们仍对我印象很好。我到这个先前所在的公会去，提议他们邀请倪弟兄来讲道。他们同意邀请倪弟兄，我也邀请他顺道访问我的家乡。一九三二年夏天，他在中华自立会的礼堂讲了大约一周，之后来我家住了几天。我们在这段时间，就着主的权益有许多交通。

## 我与倪弟兄在主的呼召上的关系

一九三三年八月的头三周，我正与主摔跤，挣扎着要不要放下职业全时间事奉祂。主虽然呼召我放下会计的职业，摆上全部的时间事奉祂，我却因着缺少信心而犹豫不决，没有采取确定的行动。这段挣扎的期间使我更多操练信靠主。至终我顺从主的呼召辞去工作。辞职之后，我到邮局，有一封从东北寄来的信等着我领取。那是我一生头一次收到邀请，请我去一个地方为主说话。这封邀请函乃是从主而来对我的辞职一个确定的印证。我接受了邀请，前往东北为主的权益说话。当我从东北回家时，有一封倪弟兄寄来的信正等着我。那封信的日期是八月十七日，正值我与主摔跤，挣扎要不要全时间事奉祂的期间。信上说，‘常受弟兄，关于你的前途，我觉得你应当全时间事奉主。你感觉如何？愿主带领你。’这封信对于我决定全时间服事主，是从主而来极强的印证。

## 有分于主工作的流

当时，我觉得必须到上海去见倪弟兄。一九三三年十月，我到上海，倪弟兄接待我作客。一九三四年有一天，倪柝声来见我，说，‘常受弟兄，我们同工们都觉得，你应该把家搬来上海，和我们一同作工。你将这件事带到主面前，看主怎么带领。’我为这事向主祷告，里面的眼睛就开了，我看见照着使徒行传，主在地上的工作只有一道流，一道水流。这流始于施恩的宝座，流到了耶路撒冷。又从耶路撒冷，流经撒玛利亚，向北到安提阿；然后从安提阿，往西转到小亚细亚，又到了欧洲。主向我启示，祂在中国工作的流必须是—。若是主要在北方作事，也该出自上海的这道流。至终，上海的流会流到北方。我虽然对主在华北的工作有负担，却领悟自己必须进入在南方上海的这道流中。因此，我决定留在上海，与倪弟兄一起作工。

## 地方召会在中国的起头

我们中间开始实行召会生活是在一九二二年。头一处建立的地方召会是在中国南方，倪弟兄的家乡福州。他和其他一些年轻的基督徒，看见基督教偏离了圣经所启示的神的路。他们不到十个人，就开始在一个姐妹家中聚集成为地方召会，就是在福州的召会。‘地方召会’一辞不是我们的名称，而是指明召会的性质。（徒八1，林前一2。）我们不是制造分裂并分立的会，而是在一个地方的召会。因此，‘地方召会’这辞是表明我们的性质，不是我们的名称。我们没有任何特别的名称。我们最多只能说，我们是在某个地方的召会，就如在洛杉矶的召会、在安那翰的召会。

一九二六年底，倪弟兄从主领受负担，到上海开工。召会于一九二六年底到一九二七年初在上海兴起。从上海开始，召会的实行扩展到了全中国。一九三二年，召会生活的实行扩展到了北方，在我的家乡烟台开始。采取包罗一切的立场从一九三三年底到一九三四年初，我与倪柝声弟兄同住了大约四个月。在那几个月间，我有许多时间与他交通。虽然他只比我大两岁，我却明白他能成全我。因此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总是让他有机会说话，让他成全我。我从他的成全得着了无法测度的帮助。他对我说到与召会历史和基督徒实行有关的一切重要事项。他也建议我读一些重要的基督徒作者所写的书，诸如盖恩夫人(Madame Guyon)、芬乃伦神父(Father Fenelon)、劳伦斯弟兄(Brother Lawrence)和慕安得烈(Andrew Murray)。这证明打从主在我们中间行动的开始，我们就站在那些真正且杰出的基督徒解经前辈的肩头上。

我们借由阅读经典的基督徒书籍，得以汇集许多基督徒团体合乎圣经的点，并在召会生活中付诸实行。对于良好、合乎圣经的点，我们不会只因为源头错误就拒绝。虽然我们不是五旬节派，却也从五旬节主义撷取了一些好的事项。这样我们就能将已过许多世纪以来，基督赐给祂身体的一切丰富，带进召会当前的实行，并且在地方召会中，我们就能不以狭窄、宗派的方式，而以包罗一切的方式，有分于这一切的丰富。

举例而言，我们从圣经得到长老治会的启示。（徒十四23，多一5，腓一1。）每一处地方召会都需要一团老练的弟兄领头，监督召会的活动。然而，我们不是长老公会。我们也相信照着圣经，信徒受浸该浸在水里。因此，我们鼓励初信者受浸要浸在水里。然而，我们不会将这种受浸方式强加在他人身上，否则我们就成了宗派，制造分裂。在受浸的方式上，我们对人很宽大。

## 弟兄会对地方召会的影响

我从得救的头一天起，就爱主、爱圣经。我在家乡参加弟兄会的聚集（牛顿派的分支）七年之久。我从他们学到许多，特别是圣经的预表、预言和比喻。倪弟兄也读了弟兄会中许多伟大教师的著作。在我们历史的早年，我们深受弟兄会的影响。一九三二年，我们有一部诗歌本，内有一百八十四首诗歌，其中多半是倪弟兄翻译的。那诗歌本包含弟兄会里许多绝佳的诗歌，关于赞美父和赞美主耶稣；其中也包括论到内里生命和属灵争战之好诗的翻译。这显示倪弟兄帮助我们采行全面包容的立场，而不是宗派意识的立场。

倪弟兄给那诗歌本起名叫‘小群诗歌’。五、六十年前，许多传教士称我们为‘小群’，就是因为我们的诗歌本的名字。倪弟兄一再宣示‘小群’不过是诗歌本的名称，并非我们用来标示自己的名称。尽管他这样宣示，别人仍然称我们为‘小群’。因此，倪弟兄决定将我们的诗歌本改名为‘诗歌’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诗歌本的名字。

## 职事扩展到台湾

一九四九年，在共产党从北京挺进并取得上海之前，我就离开了上海。同年，我被打发到台湾去扩展主的见证。在一九五〇年初，倪弟兄从中国大陆前往香港访问，要我在他回中国之前，到那里见他。二月十六日我到了香港，留在那里一个半月。因着我对他要返回大陆非常担心，有一天我就着这件事与他有很长的交通。我对他说，‘我不敢说主的旨意是什么，但若你回到大陆，你可能再也出不来了。’他对我说，‘大陆这么多召会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必须回去顾到他们，为着主的见证和他们站在一起。’三月中，他离开返回大陆。那次以后，我们再也没有通信，再也没有见过彼此。一九五二年春，他被捕入狱，到了一九五六年夏，他被判刑十五年。然而，他一直到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离世与主同在，都没有被释放。

## 我们在台湾工作的起头

在使召会得着扩增的事上，我们的实行不是叫信徒改到我们中间聚会，而是传福音给不信的人。我们在台湾开工时就清楚的决定，要将我们的力量专注用在传福音给不信的人，而不是去接触公会的信徒，对他们讲召会。靠主的怜悯和恩典，头几年我们的工作有丰富的祝福，五、六年内，我们的人数就大量增加。一九四九年，台湾众地方召会的人数不过大约四百人。然而到了一九五五年，人数增加到大约五万人；我们的扩增大部分来自不信者。我信在增加的人里只有不到百分之五是脱离公会的信徒。

## 我们在美国的工作

我们在美国工作的起头与在台湾不同。我头一次访问美国是在一九五八年。那时我应邀到两个地方—英国伦敦与丹麦哥本哈根—去交通，开特会。当我在前往那两个地方的旅程中，我在四月经过美国，并在继续前往伦敦之前，留在那里几个月。我留在美国的那几个月中，深深感觉到需要在美国作主的工。一年后我回到美国，要访问在纽约的一个基督徒团体。那时，我深深感受到主要在美国作成—个重要的工。当我在一九六一年底，再次来到这个国家时，主给我确定的负担要留在美国，好将真理陈明给祂的子民。到了一九六二年底，在远东已经有好些召会在许多国家兴起，包括台湾、菲律宾、印尼、马来西亚、韩国、日本和泰国。台湾约有五十处召会，菲律宾一百处，印尼三十处，马来西亚十五处，日本十五处，泰国有几处召会。我虽然有负担照顾这些召会，但我从主领受了负担，要在美国花比在远东更多的时间。

一九六二年底，我正式在美国开工，举办了头—场主要的特会，在会中我根据申命记八章七至九节讲到美地的经文，释放了一系列信息，收录在‘包罗万有的基督’这本书里。大约二十位圣徒参加了那次特会。虽然参加的多半是中国人，但也有几个白人家庭接受且响应那些信息。参加我们特会的人数逐渐增加，我也受邀到美国各地去访问。我回应这些邀请，走遍美国各地，接触寻求的信徒，其中有许多人因对公会不满而成为独立团体聚会。借着访问，许多信徒被主得着，决定走地方召会的路。我们在这个国家作工，早年大部分的扩增都来自我访问各地并访问人。

## 我们解经时遵循的原则

我们相信，正确的解经方式乃是以经解经。解释圣经基本的原则就是，我们要解任何一处经节，不仅要考量该节的上下文，也要考量整卷书的上下文，并有整本圣经关于神定旨的鸟瞰眼光。我们读经得到新鲜的亮光时，在解经上总是非常谨慎。我们解经要下断案前，时常参考好些不同版本的圣经，也查阅参考书，如汇编、圣经辞典、希腊文及希伯来文评注等。因此，我们相信我们尽职供应的是合乎圣经的。

基督徒把一个基督徒或一个基督徒团体归类为异端，是极为严肃的事。彼后二章一节说到‘毁坏人的异端’。翻作‘异端’的希腊字，意思是（道理上）意见的选择，与平素所接受的不同，乃是‘与真理完全不同的道理’。（Alford, 阿福德。）原文这辞也用于行传五章十七节，十五章五节，二十四章五节、十四节，二十六章五节，二十八章二十二节，林前一章一九节，加拉太五章二十节；其形容词用于提多书三章十节，译为‘分门结党的’。在彼后二章一节，是指假教师、异端者所引进虚假、异端的道理，造成分裂与结党，就像今天摩登派的道理。我们相信摩登派是异端，因为他们否认神圣的三一，否认基督的神性，宣称圣经不是神所默示的，以及圣经里所记载的神迹不过是迷信的故事，并且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只是作为殉道者，而非救赎主。我们也拒绝一切异端的团体，如摩门教和耶和華见证人。

没有人能说主恢复中的召会是异端。我们相信全本圣经都是神的话，字字都是神所默示的。（提后三 16。）我们相信神是独一的三一神一父、子、灵。（太二八 19。）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（十六 16，）化身成人，活在地上，（约一 1， 14，）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（林前十五 3，）在肉身上和灵性上复活，（45 下，路二四 39，）升到天上，在神的右边作万有的主，（来一 3，）也住在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生命。（西一 27， 三 4。）我们相信主耶稣要再来，在地上建立祂的国度。（启二二 20。）我们殷切等待祂的回来。我们相信信仰中这些基要的项目，证明我们是真基督徒。然而，有些人批评我们、挑我们毛病，主要是因为我们不同意他们的某些道理。有些人错误的指控我们教导他们所谓的‘进化成神’。我们是按照神的话教导，我们在基督里的真信徒，经历了神圣的出生，因而有神圣的生命和性情。（约壹五 12，彼后一 4。）然而，我们绝对拒绝教导说人会进化到神格里面，人会在身位和地位上变得与神一样，或是人能达到神格的地位。指控我们教导进化成神，是毁谤我们，也是亵渎主。

每次我尽职讲到三一神和基督的身位，我都会仔细地考量，因为这牵涉到三一论和基督论的神学，基督教教师从第二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为此争辩。已过的十九世纪，三一论和基督论在基督徒中间是备受争议的题目；对于这两个题目，一直有不同的意见。我在两本书中，竭力探讨三一论和基督论主要的看法：‘关于父子灵三而一的神’以及‘关于基督的身位’。前者已经从中文译为英文，后者尚未翻译。‘关于基督的身位’提供了关乎基督的身位七种不同的学派。

在这七种学派中，有六种是异端，一种合乎圣经。六个异端学派是多西特派（Docetists）的错谬教训，宣称基督只有神性，而无人性；以比安派（Ebionites）的异端，教导基督只有人性，而无神性；亚流派（Arians）的错谬教训，说基督的神性不完备，祂不过是受造之物中最高者；阿普利那流派（Apollinarians）的荒谬教训，说基督的人性不完全；奈斯透留派（Nestorians）的错误说法，以为基督的神人二性分而不合；以及犹推古派（Eutychians）的错误教训，否认基督神人二性的分别与同时共存，主张这两种性情融合为一。正确、合乎圣经的教训，乃是基督兼有神人二性，俱各完备，合于一身。我们弃绝六种异端学派，跟随合乎圣经的学派。虽然我们熟知关于基督身位各家学派思想，我们却以圣经作为我们教训基督身位独一的基础。

基督徒彼此交通时，可不会赞同所有的违理或实行。然而，只要他们同意信仰的基要项目，就必须照着基督彼此接纳。（罗十五7□）主若光照我们，给我们看见在任何一件事上有错，靠着祂的怜悯和恩典，我们愿意改变我们对这件事的看法。我们与他人交通时，我们的态度是，若是我们在任何教训或实行上与圣经不符，我们都愿意受调整。

## 祷告：

主，我们为着你的怜悯、恩典、同在和灵感谢你。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有你的爱在我们里面。感谢你用你的爱择掳了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在这地上只为着你和你的权益。我们仰望你叫我们的交通有益于你在地上的权益。愿你赐下你丰富的祝福给马丁弟兄、他的家和他的服事。用你得胜的宝血遮盖我们。我们在主耶稣的名里求。阿们。